

回憶往事 謝主鴻恩

房志榮神父回憶錄

房志榮¹

本文是房志榮神父繼〈願做「基督第二」的心路歷程：年屆九十感言〉（收錄《神學論集》190期，2016冬，512~543頁）之後，做更鉅細靡遺的回顧，以自傳回憶錄方式，為上主恩寵所帶領的一生，所做的美好見證。藉此，也祝願房神父萬壽無疆！

前 言

「上主賜我鴻恩，我將何以爲報？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這兩句話、一問一答，我記得是張宇恭神父常愛說的，是引自一首聖詠中的兩句話，我也非常喜歡。第一句一問一答，說出聖詠作者深切體驗到上大的大慈大悲，不知道該如何回報。但天主聖神即刻送來靈感，給予一個答覆，就是第二句話所提議的：要把主耶穌的救恩之杯，高高舉起，同時高呼上主之名：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和先知們的天主，特別是主耶穌基督的天父及全世界教會

¹ 本文作者：房志榮神父，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曾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神學院院長，任教多年、作品廣泛。

和所有基督徒的上主天主，我們何其有幸，得做這普天之下唯一天主教會的成員！的確，主的杯是救恩之杯。這救恩，是救主耶穌用他的生命為我們換來的，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犧牲奉獻、為我們賺來的！這救恩，自我十歲跟母親一同學習天主教要理而領洗以來，不斷灌溉了我的全部生命和所有活動。下文所寫的只是一些片段，不過見微知著，可以從這些小事上領悟到上主的大慈大悲、上主天主的深情大愛。

1926 年 11 月 23 日出生的我，是家中的老么。我有一個哥哥，二個姊姊；一歲時喪父：哥哥被母親送到安徽徽州姨娘家工作；小姐姐很早嫁到長江出口處的「池口」鄉：大姐姐在逃避日軍轟炸，遷居離縣城 15 華里外的「潘紅」時，嫁到鄉下人家，我曾去拜訪過他們：弟兄三人都是種田的，生活在一起，各有自己的家和田地，在此，可以體驗到田園之樂。只有我一人被母親一直留在身邊，從未離開。我小時候夜裡睡覺常做惡夢：夢見自己掉到無底深淵中，爬不出來，十分恐怖，哭阿、叫阿，母親來把我抱在懷中，在房間裡來回走動，看著暖和的燈光才安靜下來。這一經驗如此深刻，以致現在每次想起，就像是剛發生過的事一樣。

1937~45 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我都在故鄉安徽省、池州府、貴池縣城內、恭奉大聖若瑟為主保的小修道院度過，在此讀完小學及初高中課程，也學好了拉丁文，為以後學習其他歐洲語言打下了基礎，非常感謝當時西班牙耶穌會神父的教導。

1947 年夏，我與蘇立言、陳其儀二位安徽省同學與其他省

的幾位同學——上海的顧雲瑞、東北的趙雲昆等人——由上海搭乘英國水上飛機前往羅馬（那時還沒有噴射機）、用了四天行程，每晚在航空公司休息站過夜（非常佩服英國人的創業精神），最後到達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在此讀完一年哲學、三年神學。到了快要晉鐸時，我自覺還不夠成熟，深望進一步投入靈修生活，於是乘火車從羅馬到西班牙，於 1952 年 1 月 6 日在西班牙撒拉曼卡耶穌會初學院入耶穌會。二年後，於 1954 年正月發初願，然後在此同一座會院，用六個月時間學習西方文學；其時獲悉大陸老家母親逝世的消息，不勝悲痛，曾到梅耿光總主教前表達哀傷，他說這麼大了，還離不開媽媽！她升天享福去了，不用悲哀！

1954~56 在西班牙果密亞斯 (Comillas Santander) 大學讀完神學，用西班牙文寫了一篇論文，討論馬爾大與瑪利亞姊妹二人服務與默觀的不同生活，獲得神學碩士學位。1955 年 6 月 28 日，在西班牙的 Carriondelos Condes (Palencia)，與多位西班牙籍同學由梅耿光安徽省總主教 (Mgr Federico Melendro, S.J. 其時已由中國大陸回西班牙) 被祝聖為司鐸。1956~57 年在 Salamanca 耶穌會院教授初學生及文學生拉丁文，一個中國人教授西班牙人拉丁文，一時傳為佳話。1958~61 年在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讀聖經，1961 年 3~6 月首次到聖地，與七位不同國籍的同學共同考古、研究。1961~63 年，得西德所提供的宏博獎學金，在德國巴法利亞慕尼黑耶穌會會院寫博士論文。1963 年 6 月底，回到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考取聖經學博士學位 (SSD)。1963~64 年在菲律

賓馬尼拉的 Chabanel Hall 完成耶穌會第三年卒試(意味入會初的兩年初學生活是第一次試煉)。

1964~67 年在菲島北部避暑勝地碧瑤、耶穌會中華省由上海遷來的聖博敏神學院，開始教授舊約聖經與希伯來文，並負責審閱神學院圖書館的中文書報。1965 年 2 月 2 日在碧瑤的聖博敏神學院發耶穌會的修會末願。1967 年 5 月底，先搭公車從碧瑤到馬尼拉，然後在馬尼拉海港登上美國總統號貨輪，經過蘇必刻美國在菲律賓海軍基地，直馳高雄。登岸雇了一部卡車北上、人書一同住進輔大耶穌會法學院。1967~68 年在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繼續教授舊約聖經與希伯來文。1968 年，輔大神學院與陽明山的基督教台灣神學院首次開辦聯誼活動。1969~96 年擔任神學院編印的《神學論集》季刊主編。1971 年，輔仁神學院開辦第一屆神學研習會，1972~99 年主編「輔大神學叢書」。1973~78 任神學院會院長。1974 年 12 月至 1975 年 3 月 7 日由耶穌會中華省省大會選為代表，參與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1976 年，與台灣及香港基督新教學者多年來共同翻譯的《新約聖經—現代中譯本—天主教版》在台灣問世。

1978~84 年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在台北市聖家堂後面省會長辦事處寄居了六年，其他前前後後一直都居在新北市新莊區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直到如今。1981 年第二次去聖地，赴耶路撒冷參與耶穌會羅馬聖經學院耶京分部主辦的國際研討會，為期一週，主題是「聖經與本地化」。1983 年以省會長身分參與耶穌會第卅三屆大會，大會中選出荷蘭籍柯文伯神父(Fr.

Kolvenbach) 為耶穌會總會長。

1984 年，是自從 1947 年離開大陸到歐洲留學 37 年來，首次回大陸探親訪友。1984~1991 年任神學院學院院長，繼續教授舊約聖經、希伯來文與方法論。1985 年被邀請前往阿根廷首都附近的聖彌格爾神哲學院，代替菲律賓的耶穌會神父 Catalino Arévalo, SJ 參加神學會議。現任的教宗耶穌會會士 Mario Bergoglio, SJ 神父，是當時該神哲學院的院長，我至今還保存他當時送給我的一張聖若瑟抱小耶穌的聖像，我把它貼在書桌對面的衣櫃上，不時瞄它一眼，甚感親切。

1987 年，基督教台南神學院、陽明山基督教台灣神學院，與本神學院首次開辦三神聯誼活動。1988~94 年輔大成立宗教研究所，被羅光總主教校長指派擔任創所所長。1989~93 每年回大陸探親訪友。1989~2004 年，擔任羅光總主教主辦的《益事評論》雙週刊社長，辦了 15 年，羅總主教校長逝世歸天才停刊。1991 年，在義大利 Paul Molinari, SJ 神父經濟資助下，帶領三重市天主堂的七位男女教友及本堂張正發神父，赴聖地朝聖三個星期，這是我第三次去聖地。

1993 年回大陸四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8 月 20 日到 9 月 12 日 24 天，和老前輩兼作家楊堤神父到安徽省各處雲遊，見識到從小聽過、卻從未見過的許多人物和地方，這次可以具體地為他們祈禱，把他們的一切託付在仁慈的天父手中了。

1996 年第四次去聖地，赴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參與為期一星期的研討會，會議主題是「聖經在近代中國」，有名的法

國耶穌會聖經學家 Paul Beauchamp, SJ (他曾到過中國大陸，但無意來台灣)也曾前來參與。同年(1996)，波蘭人聖言會馬雷凱神父，在德國波昂為在歐洲讀書的中國修士修女舉辦暑期講習班，我被請去帶領他們做每年的退省——聖依納爵神操，與聖經研習。

1997 年再度帶領在羅馬舉辦的留歐中國修士、修女暑期的每年避靜、神操，與聖經研習，並陪伴他們參訪羅馬一些著名地點。1998~2004 六年，任輔仁大學耶穌會法管學院會院長。1998 年 6~7 月首次赴菲律賓馬尼拉聖功修女會所辦的基督書院，給來自中國不同修會的年輕修女上課；以後每年前去做此服務，先後共 15 年。同年應巴黎外方傳信會沙百里神父的邀請，陪伴在歐洲讀書的大陸修士修女參訪法國的里修、泰澤、里昂、露德等地，全程二千多公里，由沙神父開著自己的小汽車帶路。在泰澤祈禱中心短短的 18 小時內，與泰澤祈禱地創辦人羅哲弟兄四次「碰面」問候，他對我們中國人表示特別親切，以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可惜這位聖善老人後來被一名發了瘋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刺死！

2001 年 9 月，由東吳大學為我辦好台胞證與大陸入境證，與該校的一批學者到北京參與「德國宏博獎學金得獎人大會」(這獎學金原為有博士學位的人而設，我當時僅有聖經學碩士學位，但透過師長的介紹，也獲得這一獎學金)。2002 年參與馬雷凱神父(波蘭人)在波蘭為在歐洲讀書的大陸修士修女舉辦的三個星期的參訪活動，我根據一本德文指南書，給大家介紹講解，由波蘭北部到中南部各地參訪，到處受到親切的招待，神父們還每人獲得一

件長白衣和領帶作為紀念。2003 年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耶穌會避靜院，參與耶穌會大公主義工作人員會議。2004 年在台灣第一屆全國聖經研習會共融營中（4 月 23~25 日）主講「新約諸書寫成先後與其內容的關係」。同年韓德力神父邀請我到比利時與大陸一批學者開會，討論有關中國大陸的各種主題。這一年 11 月開始，在輔大黎建球校長邀請下，為輔大一級主管介紹天主教，一學期每週一次，每次一小時。

2005 年與聖家會修女及聖家善會的一批教友第五次去聖地朝聖。至於在神學院，繼續教授「大公主義」及「方法論」。同年趁我去比利時開會之便，就在當地做八天耶穌會士每年必須作的個人退省、避靜、神操。2006 年開始，我在大坪林天主教真理電台每週一次講解「中西經典對著看」。2007 年 5 月帶領新加坡教友去聖地朝聖，是我第六次上聖地。2008 年再度陪伴新加坡教友追蹤保祿使徒的福傳路，到土耳其朝聖 14 天（6 月 14~28 日）。2009 年陪同台灣組成的一個神父團體去土耳其朝聖（6 月 28 日至 7 月 11 日）。這是我最後一次遠行，從此便按兵不動，在輔仁神學院坐享天年，聽天由命，一切託付於天主手中。

感謝天主賞賜我還身體健康、腦筋清醒，誠懇地祈求天主聖神助我一臂之力，好能略述三一天主、無限慈悲大能的上主天主，賜我恩寵，以有限的文字寫出一些祂在我一生施展的大慈大悲、大仁大愛！從現今就開始歌頌上主的仁慈，直到永永遠遠，阿門！*Misericordias Domini in aeternum cantabo！*這是輔大校園敬禮聖母的石砌山洞中，羅光總主教校長在他自己的墓

碑上刻著的拉丁文讚美上主仁慈的名句。

下文打算把天主所賞賜的這 90 多年歲月，分成三個階段敘述：一、由出生到出國：1926~1947；二、留學歐洲完畢後回國服務：1947~1963；三、結束受培育階段，開始教授舊約聖經與希伯來文，先在菲律賓碧瑤中華聖博敏神學院，後於 1967 年夏遷至輔仁大學隔壁現址，直至目前，轉眼已在此度過 50 多年。感謝天主，神學院在此發展良好，最近這些年來，也有大陸學生和老師來此求學、執教，使台灣與大陸的天主教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一個共融的教會，把天主教會最大的特色——既是全世界的，又是統一的——真實地活出來，感謝天主！

一、由出生到出國：1926~1947

1926 年 11 月 23 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貴池縣城東南、吉兒巷，那時母親 46 歲（直到十歲，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母親口中聽到的）。我一歲喪父，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十歲時與母親認識了天主教的西班牙耶穌會神父，見到他們在日本軍隊佔領中國華東時期，收容很多人到天主堂避難，各方面予以照顧，不遺餘力，十分感人。於是，母子二人一同到天主堂學習要理，由傳教員洪大發先生講解。那時候，貴池縣城天主堂已成立了小修道院，我看見小修生們吹笛子、踢皮球等團體活動，十分羨慕，很想加入他們的行列。有人聽到，就提醒我說，你還沒有領洗，怎麼能進修道院呢？原來只有領過洗的孩子才可以進修道院啊。於是我和母親一同學習天主教要理，她在天主堂女校、我在男

校，分班學習。

一年後，共有十多人，在本堂墨神父 Eusebio Merino, SJ 手中一同領洗，男士全取名馬爾谷，女士都叫瑪利亞，省時又省事，好在他們不久都會分散到各地去的。很久以後才知道，馬爾谷的母親名叫瑪利亞，母子二人都是耶路撒冷城的人，主耶穌被捕之夜，那個出來看熱鬧被人發現、追趕，而拋下外衣光著身子逃掉的青年就是馬爾谷。這一切我母親當時無從知道，否則她會多麼高興啊！母親和我成了天主的兒女，同沾救主耶穌的鴻恩、得享永生，多麼大的恩澤啊！既然已領了洗，現在可以考慮進修道院的事了，終於得以進入貴池縣的備修院和小修道院。在修院裡，除了一般中小學課程外，也學了拉丁文，這為後來一輩子受用無窮，不僅有助於學習其他西方語言，也大有澄清思想的作用，因為拉丁文文法十分精密而合乎邏輯，學會拉丁文，為以後攻讀神哲學大有幫助。

1933~45 這十二年，我在故鄉貴池縣的聖若瑟備修院與小修院中，完成了一般小學與中學教育。接著 1945~47 三年，在安徽省南部宣城大修院讀完哲學。中日大戰我國勝利後二年，1947~48 年夏，我被安徽省梅耿光總主教選派到羅馬伍爾班傳信大學，先複習哲學一年，以後三年（1948~51）在同一大學讀神學。1952 年 1 月 6 日由羅馬乘火車赴西班牙，其時得了肺結核病，在 Salamanca 耶穌會病院休養半年，然後入耶穌會初學院，兩年後發初願。1954 年 1 月至 6 月在同一耶穌會會院、學習西方文學，其時獲悉母親於五月中逝世。

1965年6月28日，在西班牙 Carrio'n de los condes(Palencia)由安徽梅耿光總主教手中領受鐸品做神父。1956~57年在 Salamanca 耶穌會會院教授西班牙年輕的初學生與文學修士拉丁文。1958~61年在羅馬宗座聖經學院修讀聖經。1961年3~6月第一次赴聖地，與七位不同國籍的同學：印度的、荷蘭的、比利時的、義大利的等共同出遊、考古、研究。

二、留學歐洲完畢、回國服務

1961~63年，我獲得西德宏博獎學金，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寫聖經學博士論文。1963年6月底，回到羅馬，在耶穌會宗座聖經學院考得聖經學博士學位(ssd)。1963~64年在菲律賓馬尼拉的 Chabanel Hall 完成第三年卒試。1964~67四年，在菲律賓避暑勝地碧瑤的耶穌會中華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舊約聖經與希伯來文，同時負責審閱圖書館的中文書報。1965年2月2日，在菲律賓碧瑤的中華耶穌會省的聖博敏神學院發修會末願。1967年5月，先由菲律賓碧瑤搭乘公車到馬尼拉，然後於馬尼拉海港登上美國總統號貨輪，經蘇必刻美國海軍基地，直馳高雄，在此登岸，人、書共同居入輔仁大學耶穌會法學院。1967~68年繼續在台灣輔仁神學院教授舊約聖經與希伯來文。1968年開始，陽明山基督教台灣神學院與輔仁神學院舉辦二神聯誼活動，以後每年舉辦一次，獲益良多，雙方都很滿意。1969~96近卅年之久，擔任神學院編印的《神學論集》季刊主編。

1970年7月，台灣中國主教團團長郭若石總主教，指派四

位天主教代表——劉緒堂、陳維統、韓承良及本人——參與著名聖經翻譯學專家賴達博士（Dr. Eugene Nida）在台中東海大學主辦的「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地區學者、翻譯聖經研習會」，共有40多位不同國籍的學者參與。1971年本神學院召開第一屆神學研習會。1972~99年主編本院編印的「輔大神學叢書」。1973~78任本院會院長。1974年12月初至1975年3月7日，耶穌會召開第卅二屆全修會代表大會，本人被選代表中華省參與大會。1976年，與基督教學者多年來共同翻譯的《新約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一天主教版》問世。1978~84年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按例六年期滿卸任。

1981年，任省會長時期，赴耶路撒冷耶穌會聖經學院分部，出席耶穌會主辦的國際聖經研討會一星期，會議主題是「聖經與本位化」，這是我第二次去聖地，舊地重遊，踏在主耶穌的腳印上，十分親切。1983年，古尚潔神父（P. José Ellacuria, SJ）創辦新事勞工中心，1995年改名為新事社會服務中心。「新事」二字何指？這是我當時任省會長時提議的，即指十九世紀末，教宗良十三世公布的 *Rerum novarum*（《許多新事》）通諭，這是第一篇教會官方公開廣泛地討論社會問題的教宗通諭，直至如今還很有參考價值。

1982年，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正式立案，我繼續擔任他們的輔導神父。1983年，耶穌會耕莘文教院新建大樓落成啓用，同年我以省會長身分參與耶穌會第卅三屆大會，大會選出荷蘭籍柯文伯神父（Fr. Peter-Hans Kolvenbach）為總會

長。1984 年，是我自從 1947 年去羅馬留學近四十年來，首次回大陸探親訪友。1984~91 年任神學院院長，繼續教授舊約聖經、希伯來文與方法論。1985 年，我被邀請前往阿根廷首都附近的聖彌格爾神哲學院參與神學會議，用西班牙文演講「解放神學在亞洲」（中譯文後來登在《神學論集》中），趁此機會拜訪了十個講西班牙語的中南美國家。1987 年參與台南神學院、台灣神學院及本院三座神學院聯誼活動。1988~94 年被羅光總主教校長任命為輔大宗教研究所創所所長。此後，1989~93 每年回大陸，到不同地區拜訪學習，有時一年多次。1989~2004 年，被羅光總主教校長指派，任《益世評論》雙週刊社長，十五年之久，直至羅光主教逝世停辦。

1991 年 4 月 3 日台灣的耶穌會中華省、港澳副省及大陸的耶穌會成員合為一個會省，命名為耶穌會中華省。1991~2002 年擔任耶穌會中華省省諮議員。1991 年，在義大利人 Paul Molinari, SJ 神父資助下，陪伴三重市天主堂的七位男女教友及小修道院老同學張正發本堂神父，赴聖地朝聖三個星期，這是我第三次去聖地：因陪伴一批虔誠的教友共同朝拜主耶穌腳踏過的各處地點，特別受益，印象深刻持久。1993 年回大陸四次，8 月 20 至 9 月 12 日三個星期之久，與老前輩楊堤神父兼作家雲遊安徽省各地，是收穫最豐富的一次。1994~97 年繼續在神學院教授希伯來文。1994 年想回大陸，卻被拒絕發給入境證。1995 年在香港辦好大陸入境證，卻在南京機場被拒入境，二位士兵陪我在旅館過了一夜（當然由我付費），第二天搭機回港，白

跑一趟。

1996 年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參與為期一週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聖經在近代中國」，是我第四次去聖地。1996 年夏，波蘭籍的聖言會會士馬雷凱神父在德國波昂，為在歐洲讀書的中國修士修女舉辦暑期班，我受邀前去帶領大家做神操、祈禱與做聖經研習。1997 年，再度陪伴在羅馬舉行的留歐中國修士修女暑期班、依納爵神操、退省與聖經研習，並陪伴他們參訪羅馬許多著名地點。這一年（1997），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榮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的中華民國第七屆「醫療奉獻獎」中的團體貢獻獎，我陪伴康泰人多年，直至目前，深感榮幸。1998~2004 六年任輔大法管學院耶穌會會院院長。

1998 年 6~7 月，第一次到菲律賓馬尼拉聖功修女會所辦的基督書院，給由中國各地來的不同修會的年輕修女上課。這一年，首次應巴黎外方傳信會的沙百里神父（J. Charbonier, MEP）邀請，陪伴在歐洲讀書的大陸修士修女，參訪法國的里修、泰澤、里昂、露德等地，全程二千多公里。在泰澤短短 18 小時內，與該地創辦人羅哲弟兄（Frère Roger）四次「碰面」問候，他對中國人好像情有獨鍾。2001 年 9 月，由東吳大學為我辦理台胞證與大陸入境證，與該校的一批學者前去北京參與「宏博獎學金得獎人大會」。我在歐洲留學末期，曾得此獎學金，用二年時間（1961~63）在慕尼黑大學寫完聖經學博士論文，然後回到羅馬宗座聖經學院公開答辯，考取了聖經學博士學位。

2002 年夏，參與波蘭為在歐洲讀書的大陸修士修女所舉辦

的三週參訪活動。2003 年，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耶穌會退省院，參與耶穌會從事大公主義工作者會議，順便在此作個人每年的八天神操。2004 年，在第一屆全國聖經研習共融營中（4 月 23~25 日）主講「新約諸書寫成先後與其內容的關係」。這一年，韓德力神父請我到比利時與大陸學者開會，討論有關大陸各方面的主題。同年 11 月，應輔大黎建求校長的邀請，給輔大一級主管介紹天主教，每週一次。所講內容由輔大校牧室印成《話 Jesus》小冊，蒐集了 31 篇講詞：第一篇〈JC 是真天主也是真人〉、第十篇〈伯鐸與保祿結伴同行〉、第廿篇〈文本世界與孟子詮釋〉、第卅篇〈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天主聖神〉等，是我吸收《論語》、《孟子》二書，而與基督信仰所做的整合。孔孟二位夫子確實是給主耶穌開路的偉大賢哲，值得大家一讀再讀！

2005 年，與聖家會修女及聖家善會多位教友成員第五次上聖地陪伴朝聖。在神學院，繼續教授大公主義與方法論。這一年曾到比利時開會，後來留在那裡做了每年的個人八天神操。2006 年開始，在天主教主辦的真理電台，播講「東西經典對著看」，每週一場半小時。2007 年 5 月陪伴新加坡教友到聖地朝聖，這是我第六次上聖地。翌年（2008）再度陪伴新加坡教友追蹤保祿使徒的福傳路：土耳其朝聖二星期（14 天，6 月 14~28 日）。最後 2009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1 日，也是用約二星期的時間，陪伴台灣組成的一個神父團體到土耳其朝聖。這是我最後一次遠遊，感謝天主的多方照顧，一切順利達成，我要永永遠遠歌頌上主的仁慈！

三、追尋主耶穌的腳印——執教生涯與聖地朝聖

本人自 1955 年領受鐸品以來，便投入執教生涯，當然也持續進修，並到聖地考古、研究，最後也完成了博士學位。其中，尤其 1964~67 年在菲島北部碧瑤耶穌會中華省聖博敏神學院執教；1967 年 5 月，由碧瑤遷往台北，住進輔大耶穌會法學院。1967 年起在輔仁大學神學院任教，及參與行政工作、擔任院長等職務，均是直接投入於培育事工，逐步踏實地完成天主所賦予的恩典和使命。

除上述的執教和各種學術研習會之外，本人也代表耶穌會中華會省參與耶穌會第卅二、卅三屆大會，加以與基督教學者、基督教神學院的共融與合作關係，及 1978~84 年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以及先後赴耶路撒冷參加國際研討會、1988~94 任輔大宗教研究所所長等等，凡此均是天主聖寵的帶領，一步一步引導而實現聖召的。

爲結束這篇冗長的報導，今打算把八次去聖地/近東朝聖的主要經驗與感受略予描述，以表達對上主的感恩之心，也許能有助於已去過或將要去聖地的人作爲參考，因爲能去聖地是天主的一大恩惠，人一生能有比追尋主耶穌的腳印更美的事嗎？

1961 年 3~6 月，第一次去聖地，與七位不同國籍的同學共同考古、研究，作爲修讀聖經學的一門主要課程。這次因爲有多位各國同學參與，還有一位對聖地非常熟悉的法國老神父 P. Segnes 陪伴講解，實在加強了不少對聖經史地的瞭解。二十年後，1981 年，第二次赴耶路撒冷，在耶穌會羅馬聖經學院的耶

京分部，出席耶穌會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一星期，主題是「聖經與本地化」。又過了十年，於 1991 年，在 Paul Molinari, SJ 神父資助下陪伴三重市教友及本堂神父赴聖地三週，是我第三次到聖地。第四次是 1996 年赴耶京希伯來大學，參與為期一週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聖經在近代中國」。

第五次是再過十年，於 2005 年，與聖家會修女及聖家善會成員，一同去聖地朝聖。2007 年 5 月，陪伴新加坡教友去聖地朝聖，是為第六次。隔年 2008 年 6 月 14~28 日，再度帶領新加坡教友追蹤保祿使徒的福傳路，尋訪土耳其各地，還可坐上德國公司所辦的空中氣球飛艇，從上空觀看高山峽谷，但每人須付 200 美金。教友無人有意升空，卻為我買了票，讓我飽享眼福。最後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去聖地，是 2009 年 6 月 28 至 7 月 11 日，陪伴一個台灣神父團體到土耳其朝聖，這些具體的觀賞與體驗，為以後展讀保祿書信大有助益。

回憶這些既豐又美好的往事，越想越覺得不知如何感謝天主慈父的大方恩賜與仁慈照顧。想想看，八次之多，乘舟、搭車、坐飛機、徒步行，走過數千里，到過以色列與阿拉伯不同、甚至敵對的許多國家，處處安然無事，沒有被搶，不曾遭竊，連行李衣物、日用品都保存良好，運用自如，天父變成了慈母！

教會深信、而我們也常聽到的上天眷顧、天主保佑，不是理論，不是言詞，而是鐵一般的事實，只有親身體驗到上主天主的隨時隨地照顧、時時處處關注，才真懂得我們時常聽到的那句話：「全心依靠上主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這一「看見天主」不必等到死後升天時，而是今生就可體驗得到，只須我們把信仰生活化，把主耶穌復活起來的當天晚上向十二位宗徒之一多默說出的那句鼓勵人心的話，謹記在心裡：「多默呀，你看見了才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

讓我們全心全靈地深信、依靠主耶穌所作的一切事、所說的每句話吧！這樣一生信靠、至死不渝，就像我們的母親聖瑪利亞一生所生活、所操作的那樣，按照教會所傳的眞理、所教導的愛天主、愛人之路，忠信恆心地活下去，等到我們最後生命結束而見到主耶穌時，會赫然發現，原來祂所做的每件事、曾說過的每句話，都是爲了我們一跋涉於人間、飄蕩於世海的厄娃子孫。有天主聖神，一生一世帶領我們恆心至死、直達天國大門，守門者伯鐸必會開門呀！